

ZHONG HUA WEN XUE MING ZHU BAI BU

WEN XUE MING ZHU BAI BU

中华 文学 名著百部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齐豫生
夏于全

主编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

第九十八部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杜芳清
封面设计：张诗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 第 98 部, 古典小说篇/齐豫生, 夏于全主编.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0. 4

ISBN 7—5371—3677—7

I. 中... I. ①齐... ②夏... III. 历史小说—作品集—中国—古代
IV.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8878 号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

齐豫生 主编
夏于全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 83000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沙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00 印张 35000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7-5371-3677-7/I·1347 全套定价: 39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印刷厂调换

第九十八部书目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下) (289)

第九十八部目录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下

- 第六十一回 因赌博入棘闹舞弊
误虚惊制造局班兵…………… (289)
- 第六十二回 大惊小怪何来强盗潜踪
上张下罗也算商人团体…………… (294)
- 第六十三回 设骗局财神遭小劫
谋复任威获托空谈…………… (299)
- 第六十四回 无意功名官照何妨是假
纵非因果恶人到底成空…………… (304)
- 第六十五回 一盛一衰世情商冷暖
忽从忽违辩语出温柔…………… (309)
- 第六十六回 妙转圜行赔买蜚言
猜哑谜当筵宜谑语…………… (314)
- 第六十七回 论鬼蜮挑灯谈宦海
冒风涛航海走天津…………… (320)
- 第六十八回 笑荒唐戏提大王尾
恣器威打破小子头…………… (325)
- 第六十九回 责孝道家庭变态
权寄宿野店行沽…………… (331)
- 第七十回 惠雪舫游说翰苑
周辅成误娶填房…………… (336)
- 第七十一回 周太史出都逃妇难
焦侍郎入粤走官场…………… (342)
- 第七十二回 逞强项再登幕府
走风尘初入京师…………… (347)

- 第七十三回 书院课文不成师弟
家庭变起难为祖孙…………… (352)
- 第七十四回 符弥轩逆伦几酿案
车文琴设谜赏春灯…………… (357)
- 第七十五回 巧遮饰贻见运机心
先预防嫖界开新面…………… (363)
- 第七十六回 急功名愚人受骗
遭薄幸淑女蒙冤…………… (369)
- 第七十七回 泼婆娘赔礼入娼家
阔老官叫局用文案…………… (374)
- 第七十八回 巧蒙蔽到处有机谋
报恩施沿街夸显耀…………… (380)
- 第七十九回 论丧礼痛贬陋俗
祝冥寿惹出奇谈…………… (385)
- 第八十回 贩鸦头学政蒙羞
遇马扁富翁中计…………… (390)
- 第八十一回 真愚昧惨陷官刑
假聪明贻讥外族…………… (395)
- 第八十二回 紊伦常名分费商量
报涓埃夫妻勤伺候…………… (400)
- 第八十三回 误联婚家庭闹意见
施诡计幕客逞机谋…………… (405)
- 第八十四回 接木移花鸦鬟充小姐
弄巧成拙枯岭属他人…………… (410)
- 第八十五回 恋花丛公子扶丧
定药方医生论病…………… (416)
- 第八十六回 旌孝子瞒天撒大谎
洞世故透底论人情…………… (421)
- 第八十七回 遇恶姑淑媛受苦
设密计观察谋差…………… (427)
- 第八十八回 劝堕节翁姑齐屈膝
谐好事媒妁得甜头…………… (433)

第八十九回	舌剑唇枪难回节烈 忿深怨绝顿改坚贞	(439)
第九十回	差池臭味郎舅成仇 巴结功深葭莩复合	(445)
第九十一回	老夫人舌端调反目 赵师母手版误呈词	(450)
第九十二回	谋保全拟参僚属 巧运动赶出冤家	(456)
第九十三回	调度才高抚台运泥土 被参冤抑观察走津门	(462)
第九十四回	图恢复冒当河工差 巧逢迎垄断银元局	(468)
第九十五回	苟观察就医游上海 少夫人拜佛到西湖	(474)
第九十六回	教供辞巧存体面 写借据别出心裁	(479)
第九十七回	孝堂上伺候竞奔忙 亲族中冒名巧顶替	(485)
第九十八回	巧攘夺弟妇作夫人 遇机缘僚属充西席	(491)
第九十九回	老叔祖娓娓讲官箴 少大人殷殷求仆从	(496)
第一百回	巧机缘一旦得功名 乱巴结几番成笑话	(502)
第一百零一回	王医生淋漓谈父子 梁顶羹恩爱割夫妻	(508)
第一百零二回	温月江义让夫人 裘致禄孽遗妇子	(513)
第一百零三回	亲尝汤药媚倒老爷 婢学夫人难为媳妇	(519)
第一百零四回	良夫人毒打亲家母 承舅爷巧赚朱博如	(524)

第一百零五回	巧心计暗地运机谋 真脓包当场写伏辩.....	(531)
第一百零六回	符弥轩调虎离山 金秀英迁莺出谷.....	(537)
第一百零七回	觑天良不关疏戚 蓦地里忽遇强梁.....	(543)
第一百零八回	负屈含冤贤令尹结果 风流云散怪现状收场.....	(549)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下

第六十一回 因赌博人棘闹舞弊 误虚惊制造局班兵

我说了这一句话，以为继之必笑的了；谁知继之不笑，说道：“这个附会得岂有此理！麻疯这个毛病，要地土热的地方才有，大约总是湿热相郁成毒，人感受了就成了这个病。冉子是山东人，怎么会害起这个病来。并且癩虽然是个恶疾，然而恶疾焉见得就是麻疯呢？这句注，并且曾经毛西河驳过的。”我道：“那一班溃烂得血肉狼籍的，拈香行礼起来，那冉子才是血食呢。”述农皱眉道：“在这里吃着喝着，你说这个，怪恶心的。”

我道：“广东人的迷信鬼神，有在理的，也有极不在理的。他们医家只止有个华佗，那些华佗庙里，每每在配殿上供了神农氏，这不是无理取闹么。至于张仲景，竟是没有知道的。真是做古人也有幸有不幸。我在江、浙一带，看见水木两作都供的是鲁班，广东的泥水匠却供着个有巢氏，这不是还在理么。”继之摇头道：“不在理。有巢氏构木为巢，还应该是木匠的祖师。”我道：“最可笑的是那搭棚匠，他们供的不是古人。”述农道：“难道供个时人？”我道：“供的是个人，倒也罢；他们供的却是一个蜘蛛，说他们搭棚就和蜘蛛布网一般，所以他们就奉以为师了。这个还说有所取意的。最奇的是剃头匠这一行事业，本来中国没有的，他又不懂得去满洲去查考查考这个事业是谁所创，却供了一个吕洞宾。他还附会着说：有一回，吕洞宾座下的柳仙下凡，到剃头店里去混闹，叫他们剃头；那头发只管随剃随长，足足剃了一整天，还剃不干净。幸得吕洞宾知道了，也摇身一变，变了个凡人模样，把那斩黄龙的飞剑取出来，吹了一口仙气，变了一把剃刀，走来代他剃干净了。柳仙不觉惊奇起来，问你是甚么人，有这等法力。吕洞宾微微一笑，现了原形；柳仙才知道是师傅，连忙也现了原形，脑袋上长了一棵柳树，倒身下拜。

师徒两个，化一阵清风而去。一班剃头匠，方才知是神仙临凡，连忙焚香叩谢，从此就奉为祖师。”继之笑道：“这才像乡下人讲《封神榜》呢。”述农道：“剃头虽是满洲的制度，然而汉人剃头，有名色的，第一个要算范文程了，何不供了他呢？”继之道：“范文程不过是被剃的，不是主剃的；必要查着当日第一个和汉人剃头的人，那才是剃头祖师呢。”

我道：“这些都是他们各家的私家祖师，还有那公用的，无论甚么店铺，都是供着关神。其实关壮缪并未到过广东，不知广东人何以这般恭维他。还有一层最可笑的：凡姓关的人都要说是原籍山西，是关神之后。其实《三国志》载，‘庞德之子庞会，随邓艾入蜀，灭尽关氏家’，那里还有个后来。”继之道：“这是小说之功。那一部《三国演义》，无论那一种人，都喜欢看的。这部小说却又做得好，却又极推尊他，好像这一部大书都是为他而作的，所以就哄动了天下的人。”我道：“《三国》这部书，不错，是好的；若说是为关壮缪而作，却没有凭据。”继之道：“虽然没有凭据，然而一部书之中，多少人物，除了皇帝之外，没有一个不是提名道姓的，只是叙到他的事，必称之为‘公’，这还不是代一个人作墓碑家传的体裁么。其实讲究敬他忠义，我看岳武穆比他完全得多，先没有他那种骄矜之气。然而后人的敬武穆不及敬他的多，就因为那一部《岳传》做得不好之故。大约天下愚人居多；愚人不能看深奥的书，见了一部小说，就是金科玉律，说起话来便是有书为证，不像我们看小说是当一件消遣的事。小说能把他们哄动了，他们敬信了，不因不由的，便连上等人也跟着他敬信了，就闹的请加封号，甚么王咧、帝咧，闹这种把戏，其实那古人的魂灵，已经不知散到那里去了。想穿了真是笑得死人！”我道：“此刻还有人议论岳武穆不是的呢。”继之道：“奇了！这个人还有甚批评？倒要请教。”我道：“有人说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况且十二道金牌，他未必不知道是假的，何必就班师回去，以致功败垂成。’”继之道：“生在千年以后去议论古人，也要代古人想想所处的境界。那时候严旨催迫，自有一番必要他班师的话。看他百姓遮避时，出诏示之曰：‘我不得擅留。’可见得他自有必不能留的道理，不过史上没有载上那道诏书罢了。这样批评起古人来，那里不好批评。怪不得近来好些念了两天外国书的，便要讥消孔子不知洋务，看得一张平圆地球图的，便要骂孔子动辄讲平天下，说来说去都是千乘之国，不知支那之外，更有五洲万国的了。”我笑道：“天下未必有这等人。”继之道：“今年三月里，一个德国人到扬州游历，来拜我。带来的一个翻译，就是这种议论。”述农道：“这种人谈他做甚么，谈起来咽

气。还是谈我们那对着迷信的见解，还可以说说笑笑。”我道：“要讲究迷信，倘使我开个店铺，情愿供桓侯，断不肯供壮缪。”述农道：“这又为甚么？”我道：“俗人凡事都取个吉利。店铺开张交易，供了桓侯，还取他的姓是个开张的‘张’字；若供了壮缪，一面才开张，一面便供出那关门的‘关’字来，这不是不祥之兆么。”说得述农、继之一齐笑了。

述农道：“广东的赌风向来是极盛的，不知你这回去住了半年，可曾赌过没有？”我道：“说起来可是奇怪。那摊馆我也到过，但是拥挤的不堪，总挨不到台边去看看；我倒并不要赌，不过要见识见识他们那个赌法罢了。谁知他们的赌法不曾看见，倒又看见了他们的祖师，用绿纸写了甚么‘地主财神’的神位，不住的烧化纸帛，那香烛更是烧得烟雾腾天的。”述农道：“地主是广东人家都供的，只怕不是甚么祖师。”我道：“便是我也知道；只是他为甚用绿纸写的，不能无疑。问问他的土人，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述农道：“这龙门摊的赌博，上海也很利害，也是广东人玩的。而且他们的神通实在大，巡捕房那等严密，却只拿他们不着。有一回，巡捕头查得许多人都得了他们的陋规，所以想着要去拿他，就有人通了风声；这一回出其不意，叫一个广东包探，带了几十个巡捕，自己还亲自跟着去捉，真是雷厉风行，说走就走的了。走到半路上，那包探要吃吕宋烟，到一家烟店去买，拣了许久，才拣了一支，要自来火来吸着了。及至走到赌台时，连桌椅板凳都搬空了，只剩下两间大篷厂。巡捕头也棱住了，不知他们怎样得的信。没办法，只放一把火，把那篷厂烧了回来。”我惊道：“怎么放起火来！”述农笑道：“他的那篷厂是搭在空场上面，纵使烧了，也是四面干连不着的。”我道：“这只可算是聊以解嘲的举动。然而他们到底那里得的信呢？”述农道：“他们那个赌场也是合了公司开的，有股份的人也不知多少。那家烟铺子也是股东。那包探去买烟时，轻轻的递了一个暗号，又故意以拣烟为名，俄延了许久，那铺子里早差人从后门出去，坐上车子，飞奔的报信去了，这边是步行去的，如何不搬一个空。”

继之道：“不知是甚么道理，单是广东人欢喜赌。那骨牌、纸牌、骰子，制成的赌具，拿他去赌，倒也罢了。那绝不是赌具，落了广东人的手，也要拿来赌，岂不奇么！像那个闾姓，人家好好的考试，他却借着他去做输赢。”述农道：“这种赌法，倒是大公无私，不能作弊的。”我道：“我从前也这么想。这回走了一次广东，才知道这里面的毛病大得很呢。第一件是主考、学台自己买了闾姓，那个毛病便说不尽了，还有透了关节给主考、学台，中这

个不中那个的。最奇的，俗语常说，‘没有场外举子’；广东可闹过不曾进场，中了举人的了。”述农道：“这个奇了！不曾入场，如何得中？”我道：“他们买闹姓的赌，所夺的只在姓半姓之间；倘能多中了一个姓，便是头彩。那班赌棍，拣那最人少的姓买上一个，这是大众不买的；他却查出这一姓里的一个不去考的生员，请了枪手，或者通了关节，冒了他的姓名进场去考，自然要中了。等到放出榜来，报子报到，那个被人冒名去考的，还疑心是做梦，或是疑心报子报错的呢。”继之道：“犯到了赌，自然不会没弊的，然而这种未免大胡闹了。”我道：“这个乡科冒名的，不过中了就完了；等到赴鹿鸣宴、谒座主，还通知本人，叫他自己来。还有那外府荒僻小县，冒名小考的，并谒圣、簪花、谒师，都一切冒顶了，那个人竟是事后安享一名秀才呢。”述农道：“听说广东进一名学极不容易，这等人冒名的人，未免太便宜了。”我道：“说也奇怪，一名秀才值得甚么，听说他们院考的时候，竟有交了白卷，拿银票夹在卷里，希冀学台取进他的呢。”

继之道：“随便那一项，都有人发迷的，像这种真是发秀才迷了。其实我也当过秀才，回想起来，有甚么意味呢。我们且谈正经事罢；我这几天打算到安庆去一走。你可到上海去，先找下一处房子，我们仍旧同住；只是述农就要分手，我们相处惯了，倒有点难以离开呢。我们且设个甚么法子呢？”述农道：“我这几年总没有回去过，继翁又说要到上海去住，我最好就近在上海弄一个馆地，一则我也免于出门，二则同在上海，时常可以往来。”继之想了一想道：“也好。我来同你设一个法。但不知你要甚么馆地？”述农道：“那倒不必论定，只要有个名色，说起来不是赋闲就罢了。我这几天，也打算回上海去了。我们将来在上海会罢。”当下说定了。

过得两天，继之动身到安庆去。我和述农同到上海，述农自回家去了。我看定了房子，写信通知继之。约过了半个月，继之带了两家家眷，到了上海，搬到租定的房子里，忙了几天，才忙定了。

继之托我去找述农，我素知他住在城里也是园滨的，便进城去访着他，同到也是园一逛。这小小的一座花园，也还有点曲折，里面供着李中堂的长生禄位。游了一回出来，迎面遇见一个人，年纪不过三十多岁，却留了一部浓胡子，走起路来，两眼望着天。等他走过了，述农问道：“你认得他么？”我道：“不。”述农道：“这就是为参了李中堂被议的那位太史公。此刻因为李大先生做了两广，他回避了出来，住在这里蕊珠书院呢。”我想起继之说他在福建的情形，此刻见了他的相貌，大约是色厉内荏的一流人了。

一面和述农出城，到字号里去，与继之相见。述农先笑道：“继翁此刻居然弃官而商了，其实当商家倒比做官的少耽心些。”继之道：“耽心不耽心且不必说，先免了受那一种齟齬气了。我这回到安庆去，见了中丞，他老人家也有告退之意了。我说起要代你在上海谋一个馆地，又不知你怎样的才合式，因和他要了一张启事名片，等你想定了那里，我就代你写一封荐信。”述农道：“有这种好说话的荐主，真是了不得！但是局卡衙门的事，我不想干了；这些事情，东家走了，我们也跟着散，不如弄一个长局的好。好在我并不较量薪水，只要有了个处馆的名色罢了。这里的制造局，倒是个长局，……”我不等说完，便道：“好，好。我听说那个局子里面故事很多的，你进去了，我们也可以多听点故事。”述农也笑了一笑。议定了，继之便写了一封信，夹了片子，交给述农。不多几天，述农来说，已经投了信，那总办已经答应了。此刻搬了行李到局里去住，只等派事。坐了一会就去了。

此时已过了中秋节，继之要到各处去逛逛，所以这回长江、苏、杭一带，都是继之去的。我在上海没有甚事，一天，坐了车子，到制造局去访述农。述农留下谈天，不觉谈的晚了。述农道：“你不如在这里下榻一宵，明日再走罢。”我是无可无不可的，就答应了。到得晚上，一同出了局门，到街上去散步。到了一家酒店，述农便邀我进去，烫了一壶酒对吃。说道：“这里倒很有点乡村风味，为十里洋场所无的，也不可不顾略顾略。”一面谈着天，不觉吃了两壶酒。忽听得门外一声洋号吹起，接连一阵咯蹬咯蹬的脚步声，连忙抬头往外望时，只见一队兵，排了队伍，向局子里走去，正不知为了甚么事。等那队兵走过了，忽然一个人闯进来道：“不好了！局子里来了强盗了！”我听了，吃了一惊。取出表来一看，只得八点一刻钟。暗想时候早得很，怎么就打劫了呢。此时述农早已开发了酒钱，就一同出来。

走到栅门口，只见两排兵，都穿了号衣，擎着洋枪，在黑暗地下对面站着。进了栅门，便望见总办公馆门口，也站了一排兵，严阵以待。走过护勇棚时，只见一个人，生得一张狭长青灰色的脸儿，浓浓的眉毛，一双抠了进去的大眼睛，下额上生成的挂脸胡子，却不曾留，穿一件缺襟箭袖袍子，却将袍脚撩起，掖在腰带上面，外面罩一件马褂，脚上穿了薄底快靴，腰上佩了一把三尺多长的腰刀，头上却还戴的是瓜皮小帽。年纪不过三十多岁，在那里指手画脚，撇着京腔说话。一班护勇都垂手站立。述农拉我从旁边走过道：“这个便是总办。”走过护勇棚，向西转弯，便是公务厅，这里又是两排兵守着。过了公务厅，往北走了半箭多路，便是述农的住房。述农到得房

里，叫当差的来问，外面到底是甚么事。当差的道：“就是洋枪楼藏了贼呢。”述农道：“谁见来？”当差的道：“不知道。”

正说话间，听得外面又是一声洋号。出来看时，只见灯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又是一大队洋枪队来。看他那号衣，头一队是督标忠字营，第二队是督标信字营字样。正是：

调来似虎如貔，要捉偷鸡盗狗徒。

未知到底有多少强盗，如何捉获，且待下回再记。

第六十二回

大惊小怪何来强盗潜踪 上张下罗也算商人团体

述农指着西北角上道：“那边便是洋枪楼，到底不知有了甚么贼。这忠字营在徽州会馆前面，信字营在日晖港，都调了来了。”我道：“我们何妨跟着去看看呢。”述农道：“倘使认真有了强盗，不免要放枪，我们何苦冒险呢。”说话间，两队兵都走过了，跟着两个蓝顶行装的武官押着阵；那总办也跟在后面，一个家人扛着一枝洋枪伺候着过去。我到底耐不住，往北走了几步，再往西一望，只见那些兵一字儿面北排班站着，一个个擎枪在手，肃静无哗。到底不知强盗在那里，只得回到述农处。述农已经叫当差的打听去了。一会儿回来道：“此刻东栅门只放人进来，不放人出去。进来的兵只有两哨，其余的也有分派在码头上，也有分派在西炮台；沪军营也调来了，都在局外面团团围住。听见有几十个强盗，藏在洋枪楼里面呢。此刻又不敢开门，恐怕这里一开门，那里一拥而出，未免要伤人呢。”述农道：“奇了！洋枪楼是放了工便锁门的，难道把强盗锁到里头去了？”

正说话间，外面来了一群人。当头一个身穿一件蜜色宁绸单缺襟袍，罩了一件崭新的团花天青宁绸对襟马褂，脚穿的是一双粉底内城式京靴，头上却是光光的没有戴帽，后面跟着两个家人，打着两个灯笼；家人后面，跟了四名穿号衣的护勇，手里都拿着回光灯，在天井里乱照。述农便起身招呼。当头那人只点了点头；对我看了一眼，便问这是谁。述农道：“这是晚生的兄弟。”那人道：“兄弟还不要紧，局子里不要胡乱留人住！”述农道：“是。”又道：“本来吃过晚饭要去的，因为此刻东栅门不放出去，不便走。”那人也

不回话，转身出去，跟来的人一窝蜂似的都去了。述农道：“这是会办。大约因为有了强盗，出来查夜的。”我道：“这个会办生得一张小白脸儿，又是那么打扮，倒很像个京油子，可惜说起话来是湖南口音。”

说话间，忽听得远远的一声枪响。我道：“是了，只怕是打强盗了。”过了一会，忽听得有人说话，述农喊着问是谁。当差的进来说道：“只说提调在大厅上打倒了一个强盗。”述农忙叫快去打听，那当差的答应着去了。一会回来，笑了个弯腰捧腹。我和述农忙问甚么事情。当差道：“今天晚上出了这件事，总办亲自出来督兵，会办和提调便出来查夜。提调查到大厅上面，看见角子上一团黑影，窸窣有声，便喝问是谁；喝了两声，不见答应。提调手里本来拿了一枝六响手枪，见喝他不答应，以为是个贼，便放了一枪。谁知这一枪放去，汪的一声叫了起来，不是贼，是两只狗，打了一只，跑了一只。那只跑的直扑门口来，在提调身边擦过；提调吃了一惊，把手枪掉在地下，抬起来看时，已经跌坏了机簧，此刻在那里跺脚骂人呢。”说得我和述农一齐笑了。

我道：“今天我进来时，看见这局里许多狗，不知都是谁养的？”述农道：“谁去养他！大约是衙门、大局子，都有一群野狗，听其自己孳生，左右大厨房里现成的剩菜剩饭，总够供他吃的。这里的狗，听说曾经捉了送到浦东去，谁知他遇了渡江的船，仍旧渡了过来。”我道：“狗这东西，本来懂点人事的，自然会渡回来。”述农道：“说这件事，我又想起一件事了：浙江抚台衙门也是许多狗，那位抚台讨厌他，便叫人捉了，都送到钱塘江当中一块涨滩上去。这块涨滩上面，有几十家人家，那滩地都已经开垦的了。那滩上的居民，除了完粮以外，绝不进城，大有与世隔绝的光景。那一群狗送到之后，一天天孳生起来，不到两年，变了好几百，内中还有变了疯狗的，践踏得那田禾不成样子。乡下人要赶他，又无处可赶，迫得到钱塘县去报荒。钱塘县派差去查过，果然那些狗东奔西窜，践踏田禾。差人回来禀知，钱塘县回了抚台，派了两棚兵，带了洋枪出去剿狗。你说不是笑话么。”我听了，又说笑了一会。惦记着外面的事，和述农出来望望，见那些兵仍旧排列着，那两个押队官和总办，却在熟铁厂帐房里坐着。

此时已有三更时分，望了一会，殊无动静，仍回到房里去。方才坐下，外面查夜的又来了。当头那人，生得臃肿肥胖，唇上长了几根八字鼠须，脸上架了一副茶碗口大的水晶眼镜，身上穿的是半截湖色熟罗长衫，也没罩马褂，挺着一个大肚子，脚上却也穿了一双靴子。一样的带了家人护勇，只站

在门口望了一望。述农起身招呼。那人道：“还没睡么？”述农道：“没有呢。外面乱得很，也睡不安稳。”那人自去了。述农道：“这个便是提调。”我道：“这局子只有一个总办，一个会办么？”述农道：“还有一个襄办，这两天到苏州去了。”两个谈至更深，方才安歇。外面那洋号一回一回的，吹得呜呜响，人来人往的脚步声音，又是那打更的梆子敲个不住，如何睡得着。方才朦胧睡去，忽听得外面呜呜的洋号声，蓬蓬的铜鼓声，大振起来。连忙起身一望，天色已经微明，看看桌上的钟，才交到五点半的时候。述农也起来了，忙到外面去看，只见忠字营、信字营、沪军营、炮队营的兵，纷纷齐集到洋枪楼外面。

我见路旁边一棵柳树，柳树底下放着一件很大的铁家伙，也不知是甚么东西，我便跨了上去，借他垫了脚，扶住了柳树，向洋枪楼那边望去。恰好看见两个人在门口，一个拿了钥匙开锁，这边站的三四排兵，都拿洋枪对着洋枪楼门口；那开锁的人开了，便一人推一扇门，只推开了一点，便飞跑的走开了；却又不见有甚动静。忽见一个戴水晶顶子的官，嘴里喊了一句甚么话，那穿炮队营号衣的兵，便一步步向洋枪楼走去，把那大门推的开足了，鱼贯而入。这里忠、信两营，与及沪军营的兵，也跟着进去。不一会，只见楼上楼下的窗门，一齐开了。众兵在里面来来往往，一会儿又都出来了，便是嘻嘻哈哈的一阵说笑。进去的是兵，出来的依旧是兵，何尝有半个强盗影子。便下来和述农回房。

述农道：“惊天动地的闹了一夜，这才是笑话呢。”我道：“倒底怎样闹出这句话来呢？”说话时，当差送上水，盥洗过，又送上点心来。当差说道：“真是笑话！原来昨天晚上，熟铁厂里的一个师爷，提了手灯到外面墙脚下出恭，那手灯的火光，正射在洋枪楼向东面的玻璃窗上。恰好那打更的护勇从东面走来，远远的看见玻璃窗里面的灯影子，便飞跑的到总办公馆去报，说洋枪楼里面有了人。那家人传了护勇的话进去，却把一个‘人’字，说成了一个‘贼’字，那总办慌了，却又把一个‘贼’字，听成了‘强盗’两个字。便即刻传了本局的炮队营来，又挥了条子，请了忠、信两营来。去请沪军营请不动，还专差人到道台那里，请了令箭调来呢。此刻听说总办在那里发脾气呢。”我和述农不觉一笑。

吃过点心，不久就听见放汽筒开工了。开过工之后，述农便带着我到各厂去看看，十点钟时候，方才回房。走过一处，听得里面人声嘈杂，抬头一看，门外挂着“议价处”三个字的牌子。我问这是甚么地方。述农道：“这

不明明标着议价处么，是买东西的地方。你可要做生意？进去看看，或者可以做一个票。”我道：“生意不必一定要做，倒要进去见识见识怎么个议法。”述农便领了我进去。

只见当中一间是空着的，旁边一间，摆着一张西式大桌子，围着许多人，也有站的，也有坐的。上面打横坐了三个人，述农介绍了与我相见，通过姓名，方知两个是议价委员，一个是誊帐司事。那委员问我可是要做生意。我道：“进来见识见识罢了，有合式的也可以做点。”委员一面问我宝号，一面递一张纸给我看。我一面告诉了，一面接过那张纸看时，上面写着：“请订购可介子煤三千吨、豆油十篓、高粱酒二篓”等字。旁边又批了“照购”两个字，还有两个长方图书磕在上面。我想这一票煤倒有万把银子生意，但不知那豆油、高粱酒，这里买来何用。看罢了，交还委员。委员问道：“你可会做煤么？这是一票大生意呢。”我道：“会是会的。不知要栈货，还是路货？”旁边一个宁波人接口道：“此地向来不用栈货的，都是买路货。”我道：“这两年头番可介子很少了。”委员道：“我们不管头番、二番，只要东西好，价钱便宜。”我道：“关税怎样算呢？”委员道：“关税是由此地请免单的。”我道：“不知要几天交货？”委员道：“二十天、一个月，都可以，你原船送到码头就是，起到岸上是我们的事。多少银子一吨？你说罢。”我默算一算道：“每吨四两四五钱银子罢。”一个宁波人看了我一眼道：“我四两四。”那委员又对那些人道：“你们呢？”却没人则声。委员又对我道：“你呢，再减点，你做了去。”我道：“那么就四两三罢。”又一个宁波人抢着道：“我四两二。”我心中暗想，这个那里是议价，只是在这里跌价。外国人的拍卖行是拍卖，这里是拍买呢。算一算，这个价钱没甚利息，我便不再跌了。那宁波人对我道：“你再跌罢，再跌一钱，你做了去。”我道：“三千吨呢，跌一钱便是三百两，好胡乱跌么。”委员道：“你再减点罢，早得很呢。”我筹算了一会道：“再减去五分罢。”说犹未了，忽听得一声拍桌子响，接着的一声大吼道：“我四两，齐头数！”接着，哄然一声叫好。我暗想，这个明明是欺我生，和我作对，这个情形，外头拍卖行也有的，几个老拍卖联合了不肯抬价，及至有一个生人到了要拍，他们便狠命把价抬起来。照这样看起来，纵使我再跌，他们也不肯让给我做的了，我何不弄他们一弄，看他们怎样。想罢，便道：“三两九罢。”道犹未了，忽的一声跳起一个宁波人来，把手一扬，喊道：“三两五！”接着又是哄然叫好。委员拿了一张承揽纸，叫他写。我在旁边看时，那承揽纸上印就的格式，甚么限月日交货，甚么不得以低货冒充等字样，都是刻就